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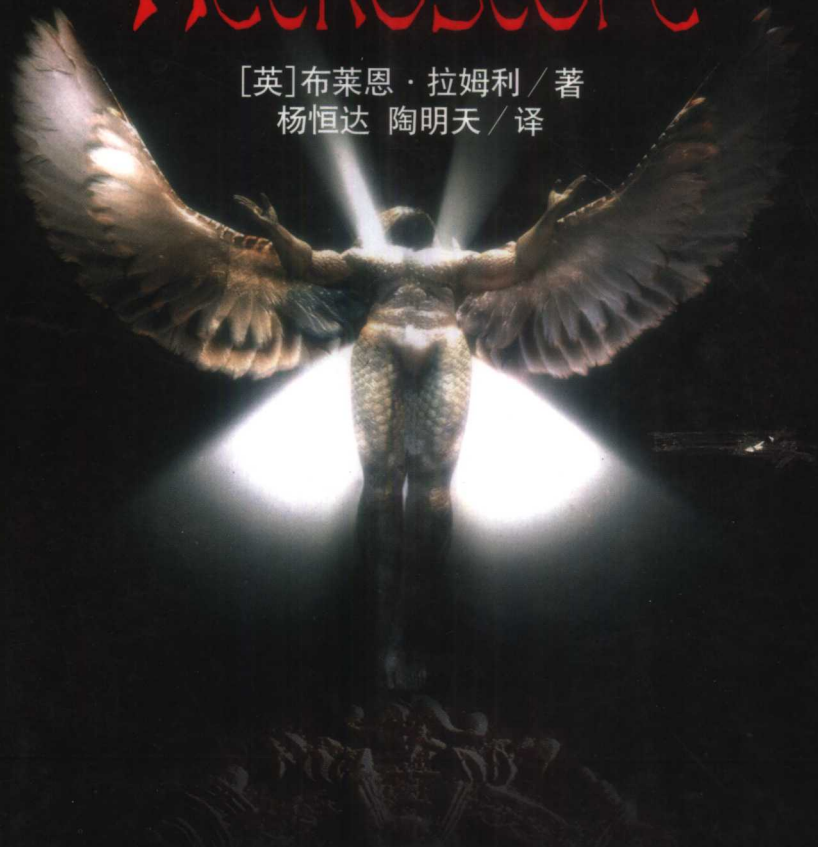


通灵术 ①

召亡人

NECROSCOPE

[英] 布莱恩·拉姆利 / 著
杨恒达 陶明天 / 译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召亡人

NECROSCOPE

[英]布莱恩·拉姆利 / 著
杨恒达 陶明天 / 译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召亡人 / (英) 拉姆利著; 杨恒达, 陶明天译. — 石家庄: 花山文艺出版社, 2000

(通灵术: 1)

ISBN 7-80611-958-2

I. 召… II. ①拉…②杨…③陶… III. 科学幻想小说-英国-现代 IV. 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75141 号

通灵术①

召亡人

[英] 布莱恩·拉姆利 著

杨恒达 陶明天 译

责任编辑: 李艳明 装帧设计: 田 略

美术编辑: 李文侠 责任校对: 齐 欣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(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)

邮政编码: 050071

网址: <http://www.hspul.com>

E-mail: hswycbs@public.sj.he.cn

Tel.: 0311—7042501 转

印 刷: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(保定市省印路 102 号)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850×1168 毫米 1/32 15.125 印张 339 千字 2001 年 1 月第 1 版

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: 1—8000 定价: 23.00 元

ISBN 7-80611-958-2/1·857

序 幕

饭店很大，相当有名，即使谈不上富丽堂皇，也算是相当华丽，它离白厅不远，很容易就可以走到那里，而且……不完全是它看上去的那个样子。它的顶层整个儿交付一家国际企业家的公司使用，饭店经理对这家企业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。顶层上那个不为人知的区域的居住者在大楼后部有他们自己的电梯，还有他们自己专用的楼梯，完全同饭店本身相隔断。他们甚至还有他们自己的安全出口。确实，他们——“他们”也许是你运用在这样环境中的惟一一个可以指代其身份的词——拥有顶层，所以完全不在饭店的管理与操作范围之内。除此之外，若从外边往里看，很少有人会怀疑整个大楼跟它原本的宗旨上会有什么区别：这恰恰是伪装，或者是“他们”想要让你看到的方面——或者是想要让你看到没有任何伪装。

至于“国际企业家”——不管怎么样才能算是这样的人——“他们”总之不是。事实上，他们是政府的一个部门，或者更确切地说，是一个附属机构。政府支持他们，就像一棵树支撑一株小小的攀缘植物，但是他们的根完全是分开的。同样，因为他们是非常小的附属物，树的巨大体积丝毫意识不到他们的存在。就像那么多实验性的、未经证明的项目的情况那样，他们的资金来源不在优先考虑之列，都是来自“小额现金”。他们办公室的维修费因此就显然在各项费用中居于首位，但那是不可避免的。

因为跟其他项目不一样，这个项目的性质确实要求非常低的低调处理。它的存在万一被发现，将是十分令人难堪的事情；人们即使不是带着不信任和十足的敌意，无疑也是带着怀疑和藐视来看待它；它会被视为一项完全不必要的开支，一种加于纳税人的不必要的负担，对公众钱财的完完全全的浪费。它的存在有什么好处，或者取得了什么成果，人们还完全只是猜测而已，而稍有一点“闪失”肯定就会结果了他们。同样的原则适用于任何这样的组织或机构：它必须（1）被看见是有效的，同时很自相矛盾的是，它必须（2）维持它的隐身外衣，它的匿名性。所以：暴露这样一个机构就等于是扼杀了它……

除掉这类杂种的另一种方法，相当简单，就是将它连根拔起，否认它曾经存在过。或者等他们被某个外部机构拔起来，然后不再对他们重新加以扶植。

三天前，刚好就发生过这样一次连根拔起的事情。一根重要的卷须被折断，其主要功能是将藤缠在供寄生的主体身上，保持稳定。总之是，该分支机构的头得了心脏病，死在他回家的路上了。他多年来心脏就一直不好，所以这事情本身并不奇怪——但是然后别的事情碰巧使它变了样，这正是阿勒克·凯尔现在不想仔细琢磨的事。

因为现在，在今天这个特别寒冷的一月份的周一早晨，凯尔这位第二号人物，必须对损失的情况和弥补的可行性作出估价；如果这样的弥补有任何可能的话，那么他必须做出他第一次尝试性的努力来使事业重新振作起来。这个项目的始终有点不稳，而现在，由于缺乏确定的方向和领导，整台好戏很可能一下子就崩溃了，就像潮汐袭来时的沙堡。

这些就是凯尔头脑里的想法，当时他正从雪水泥泞的人行道经旋转的玻璃门跨入一个小门厅，一边将湿漉漉的雪从大衣上抖掉，并将领子翻下来。并不是他个人对该项目的妥当性有任何怀疑——事实上，情况正相反：凯尔相信该机构是十分重要的——但是对于来自上面的所有那些怀疑，他如何来为自己的立场辩护呢？怀疑，是的。老高姆利曾经做得很成功，他有他所有那些身处高位的朋友，有他那一本正经的形象，有他的权威和热情，以及十足的干劲，但是像吉南·高姆利这样的人是凤毛麟角，现在就更少了。

这一天下午4点钟，凯尔将被召去为自己的立场、为该机构存在的妥当性、为它的存在本身做出辩护。哦，他们行动迅速，真是够快的，凯尔相信他知道是什么原因。这是因为那难以应付的局面。如果5年的工作没有什么好说的，那么那项目就应该结束了。无论他提出什么论据，都会被叫喊声所淹没。老高姆利能够叫喊得比他们所有人的喊声加起来还要响；他有门路，有后台；但是阿勒克·凯尔——他是谁？他现在就可以在心中描绘出下午的质询：

“是的，大臣先生，我是阿勒克·凯尔。我在机构中的职务吗？好的，除了在吉南爵士手下担任第二号负责人，我曾经是——我是说我现在是——呃，也就是说，我进行预测……您说什么？噢，就是说，我预测未来，阁下。呃，不过我得承认，我

也许无法告诉你明天3点半在古德伍德^①的赢家是谁。我的察觉一般没有那么具体。但是——”

但是这将是无望的！一百年前，他们是不会接受催眠术的。仅仅在15年前，他们还嘲笑针灸哩！所以凯尔怎么能指望在有关这机构及其工作的问题上说服他们呢？然而，另一方面，且不说所有这些沮丧和个人损失的感受，现在还有这另一件事。凯尔知道这究竟是什么，他的“才气”，它告诉他，并不是一切都失败了，他会以某种方法说服他们，这机构将继续存在。这就是他之所以在这里的原因：检查吉南·高姆利的东西，为这机构准备某种论据，继续为它的事业而奋斗。凯尔又一次发现自己在为自己的怪才——他那瞥见未来的能力而惊异。

因为事实是，昨天夜里他梦见了答案就在这里，在这座大楼里，在高姆利的文件当中。或许“梦见”这个词用得不合适。凯尔得到的启示——他对尚未发生的事情，对未来事件的模糊感觉——总是在真睡与将醒之间的迷糊时刻到来，就在真正有意识的知觉之前。他的闹钟的喧闹声可以造成这样的情况，使这个过程开始运转，或者甚至从他卧室窗户里透进来的第一道阳光也有这种功效。今天早晨就是这样：又一个灰色白昼的灰色光线闯入了他的房间，来到他眼皮底下，给他四处飘荡的心思铭刻上这样一个事实：又是一天将要开始。

随之出现了一个幻像。不过，还是用“瞥见”一词更合适，因为这就是凯尔的才气所允许的一切：最纯粹的一瞥。由于知道这种情况——知道这只会出现一次，然后就永远消失——所以他拼命缠住它不放，想把它一口吞下。他不敢错过一样东西。他以这种方式“见到”的一切总是证明有极其重要的价值。

① 这是英国苏塞克斯郡境内古德伍德公园附近举行的赛马会。——译者注

而这一次：

他看见自己坐在吉南·高姆利的写字台旁，一一审阅他的文件。写字台右手最上面的抽屉开着；放在他面前写字台上的文件和档案都是从那里拿出来的。高姆利的巨大的保密档案柜仍然原封不动地靠着他办公室的墙站着；它的三把钥匙就在写字台桌面上放着，是凯尔把它们扔在那里的。每把钥匙可以打开柜子里的一个小抽屉，每个抽屉都有它自己的暗码锁。凯尔知道暗码，但是他没有费心去打开柜子。不，因为他寻找的东西就在这里，在那抽屉里取出来的这些文件中。

好像这事实的真实感激励了他自己这个坐在高姆利椅子形象，凯尔然后看见自己在看到某一份档案的时候突然停住了。这是一份黄色档案，这意味着它是关于这个组织的一位未来成员的。就好像是某个“已经登记在案的”人。某个高姆利的小晶亮眼睛已经盯上的人，也许也是某个真正有才气的人。

当那想法渐渐清楚的时候，凯尔朝他自己坐的地方走了一步。然后，很戏剧性地，就像一贯的情况那样，他那坐在写字台旁的另一个形象抬起头来看着他，并把档案举起，让他可以看清封面上的名字。这名字是“哈里·基奥”。

一切到此为止。正在这节骨眼上，凯尔惊醒了。至于这事情有什么意义，或应该意味着什么——谁知道呢？凯尔早就放弃任何尝试，不再预言这些朦胧感觉的意义了，他只知道这个事实：它们是有意义的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今天将他带到这里来的话，那么这就是他醒过来前的那个简短然而至今无法解释的“梦”。

现在还是早上相当早的时候。凯尔就比伦敦街道上繁忙交通的第一次高峰抢先了几分钟。因为再过一个多小时，那里一切都会混乱不堪，而在这里，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，如同在坟墓里一

样安静。行政小组的其他人（总共 3 人，包括打字员！）今明两天放假，以表示对死者的悼念，所以楼上的办公室会空无一人。

在小门厅里，凯尔按了电梯的按钮，电梯下来打开了门。他走进去，随着电梯的门在他身后关上，他取出他的通行卡，在感应器的小槽里轻快地划了一下。电梯抖了抖，却没有往上走。门开了，等了很长的片刻，又重新关上。凯尔皱起了眉头，看一眼他的卡，默默诅咒着。它昨天过期了！正常情况下高姆利本来会在该机构的电脑上恢复它的有效性的；现在凯尔就得自己来做了。幸好他随身带着高姆利的卡，以及他的其他一些办公用品。他用该机构前负责人的通行卡迫使电梯把他带到顶层，并经过类似的程序，使自己进入了办公室的主套间。

房间里的寂静几乎是振聋发聩的。这地方远离街面，高高在上，又有隔音地板隔断来自饭店下面的嘈杂声，还有双层彩色玻璃保证格外的隐私，简直像是处于一种真空之中。这种感觉悄然而至，如果你听着那种寂静，听了够长的时间，你就会变得难以呼吸。在高姆利的房间里尤其如此，有人在那里足够细心周到地拉下了窗户前的百叶窗。但是百叶窗卡住了，只是关了一大半，所以现在从绿色玻璃透进来一条条带状的光线，整个办公室就好像是用一种像是在水下的横向细条纹装饰起来的。这使这个曾经熟悉的房间异样地陌生，没有“老头子”在这里，它一下子变得非常古怪和不真实……

凯尔站在门口，朝办公室里凝视了半天才走进去。然后，他关上身后的房门，走到房间的中央。几架隐藏的扫描装置在外间办公室同样也在这里发现并认出了他，但是靠近高姆利写字台的墙上有一架监视器的荧光屏却没有搞清楚。它发出嘟的一声，出现了一串印刷体大写字母：

吉南·高姆利爵士目前不在。这是一个安全区。请用你正常的说话声音自报身份，要不然就立即离开。如果你不离开或自报身份，就会有 10 秒钟的警报发出，然后门窗将自动锁闭……重复一遍：这是一个安全区。

对这架不会思考的冷漠机器感到一种不合理性的攻击冲动，并且十分不合常情，凯尔一言不发地等着。在数了三下以后，荧光屏自动清理干净，又出现了一些印刷体大写字母：

第二遍警告现在开始……10……9……8……7……6……

“阿勒克·凯尔。”凯尔恶狠狠地说，不希望被锁在里面。机器辨认出了他的声音特点，停止数数，开始了一个新的程序

早上好，凯尔先生……吉南·高姆利爵士不在——

“我知道，”凯尔说，“他死了。”他走到写字台的键盘跟前，敲进去当前安全措施撤消的命令；对于这命令，机器的回答是：

不要忘记在你离开前重新设置，然后它自动关闭了。

凯尔在写字台旁坐下来。有趣的世界，他想。而且，真他妈的有趣的装备！机器人和浪漫主义者。超科学和超自然。遥测技术和通灵术。电脑化概率图和超感官能力的预知。精巧装置和鬼魂！

他伸手到口袋里去摸他的香烟和打火机，将这两样东西连同

高姆利保密柜的钥匙一起掏了出来。他毫不思索地将钥匙扔到写字台上一个没有东西的角落里。然后他停住了，瞪着放在那里的钥匙看，形成了一幅图像——由他早晨对未来的一瞥而来的图像。很好，让我们从那里开始。

他试着拉了拉写字台的抽屉。都是锁上的。他从大衣里面的口袋里掏出了高姆利的笔记本，核对密码。是芝麻开门。

他忍不住发出一阵咯咯的笑声，将芝麻开门敲到了写字台的键盘上，又试着拉了一下。右手上面的抽屉一碰就自动打开了。里面是文件、公文、宗卷……

这下子有有意思的东西了，他想。

他取出文件，将它们放在他面前的写字台上。他让抽屉开着（又和他的“一瞥”所见到的相一致），开始仔细核查公文，依次将每一份放回到抽屉里。他知道，到现在为止，他的才气不应该再使他真的有什么惊讶了，但它还是老这样——所以当他看到黄色档案的时候，他还是不自觉地小小惊讶了一下。封面上的名字当然是哈里·基奥。

哈里·基奥。且不说凯尔的梦，那个名字以前只有出现过一次：在一次超感知觉游戏中，他曾这个用这个名字同吉南·高姆利对玩过。至于这份档案：他一生中（总之是他有意识的一生）以前从未见过，而现在他坐着凝视它，完全就跟在他的梦中一模一样。这是一种非常毛骨悚然的感觉。而且——

在梦中，他将档案举到自己面前。现在这一念头又使他做出了这个动作。他感觉傻乎乎地——不理解他为什么这样做，但同时又感觉他的体内装满了异样的能量——将档案举向空荡荡的房间，就好像举向一个从他自己刚刚过去的自我中爬出来的鬼魂。就像一个念头引起了动作，现在这个动作又引起了其他事情——阿勒克·凯尔以前的所有经验或知识都完全无法向他解释的事情。

万能的主啊！精巧装置和鬼魂！

就在一会儿工夫以前，房间里还暖洋洋的，很舒服。有中央供暖，办公室里从来不冷，或者不应该冷。可是现在，就几秒钟的工夫，温度直线下降。凯尔知道温度下降，也可以感觉得到，但同时他又充分保持了本能的理性思考，想知道是否他自己的体温也许也在直线下降。如果是这样，那么就不难解释了。这一定是休克的那种感觉。无怪乎人们发抖呢！

“耶稣基督”，他喃喃地说，他呼出的气在突然寒冷的空气中像冒烟一样。档案从他哆嗦发抖的手指上掉落下来，啪地一声打在写字台上。这掉落的声音——这声音加上他所见到的——引起他几乎痉挛的动作反应。他在椅子上猛地向后抽身，使得椅子腿从地毯的绒毛中滑过去，椅子向后倾斜，直到它撞到了窗台上又弹回来。

那——幽灵？——那东西，就站在房门和写字台中间，没有动弹。最初凯尔以为（他害怕这念头）他看见站在那里的只能是他自己，是以某种方式从他梦中投射出来的影像。但是他现在看见这是别人——别的东西。但是他心中从来没有想到过要问一问他见到的东西是否真实，而且有好一会儿工夫他确实丝毫没有认为这是超自然的东西。可这怎么可能是什么别的东西呢？扫描装置在不停地扫视房间，扫视整套办公室，它们什么都没有发现。它们是完全独立的，所以只要它们发现一点点入侵者的痕迹，蜂鸣器就会立即响起，而且会一分钟一分钟地变得越来越响，直到有人惊起，察觉到问题。但是警报器默不作声。所以，这里没有东西可扫描——而凯尔却看见了它。

它，他，是一个人——总之，一个年轻人——像婴儿一样赤身裸体，站在那里面对凯尔，直视着他。但是他的脚没有完全接触到铺了地毯的地板，从窗户射进来的几道绿光穿透他的肉体，

好像这肉体根本不是由物质组成的！他妈的——它竟然不是由任何物质组成！

可这玩意儿注视着它，而且凯尔知道它在看他。他在内心深处问自己：它对人友好，还是——？

他又朝前慢慢移动他的椅子，同时他的眼睛在开着的抽屉紧靠里面的地方发现了一样东西。一把勃郎宁9毫米自动手枪。他知道高姆利带武器，但却不知道这支枪。可是这枪会装子弹吗？如果装了的话，用它来对付这家伙会不会有好处呢？

“不，”赤身裸体的幽灵说，他的脑袋慢慢地、几乎不易察觉地摇了摇。“不，它不会的。”格外令人吃惊的是，它的嘴唇在说话时纹丝未动！

“耶稣基督！”凯尔又喘起气来，这一回很响亮，又一次不自觉地从事字台惊愕地抽身。然后他控制住自己，对自己说：

你……你知道我在想什么！

幽灵淡淡地微笑一下。“我们都有我们的才气，阿勒克。你有你的，我有我的。”

凯尔已经张开的下巴现在大开起来。他不知道哪样更容易：仅仅对着这玩意儿思考呢，还是对它说话。

“对我说话吧，”另一位说，“我想这对我们俩都更容易些。”

凯尔喘不过气来，他想说点什么，但还是喘不过气来，最后终于喘着气说出来：“可是你……究竟是……谁……是……干什么的？”

“我是谁并不重要。我曾经是干什么的，将要干什么，这却很重要。现在听着，我有许多事要告诉你，都相当重要。这需要一些时间，也许几个小时。在我开始以前，你有什么需要吗？”

凯尔紧紧盯着这……不管它是什么。他盯着它，突然把眼光抽开，从眼角窥视它。它仍然在那里。他屈服于五种感官中至少

两种感官——视觉和听觉——所支持的本能。那玩意儿似乎是有理性的；它存在着；它要同他说话。为什么要同他？为什么是现在？无疑，他很快就会搞清楚。可是——该死！——他也要同它说话。他在这里碰上了一个真正的活鬼魂，要不就是一个真正的死鬼魂！

“有什么需要？”他颤巍巍地重复另一位的问题。

“你刚才是要点一支烟，”幽灵指出，“你也许还需要把大衣脱掉，给自己弄一杯咖啡。”它耸耸肩，“如果你先做这些事情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了。”

中央供暖好了，热度加大了一点，来弥补温度的突然下降。凯尔小心站起来，脱下大衣，把它搭在椅子背上。“咖啡，”他说，“是的——呃，我马上就好。”

他绕过写字台，从他的客人身边经过。它转身注视他离开房间，一个苍白的影子在那里飘动，瘦削的，像一朵雪花、一缕青烟一样飘飘然。而且……哦，是的，它身上有一股力量。凯尔很感激的是，它没有跟着他……

他笨手笨脚地把两个5便士的硬币扔到了大办公室里那台咖啡机的投币孔里，在机器倒出咖啡来以前冲到了男卫生间。他迅速解完手，拿起他那热气腾腾的一纸杯咖啡，一路回到高姆利的办公室。那玩意儿还在那里等着他。他小心绕过它，又坐回到办公桌旁。

他一边点烟，一边更仔细、更从细节方面观察他的这位客人。这是他不得不牢牢记在心里的东西。

考虑到它的脚没有完全接触到地面，它一定身高5英尺10英寸左右。如果它的肉体是实在的而不是乳白色的雾气，那么它——或者他——也许是重126磅。他全身上下的一切都模糊地透着亮，好像放射着某种模糊的内在光芒，凯尔无法确定颜色。他

的头发乱蓬蓬的，像是沙色的。他长长的脸颊和额头上模糊而不规则的痕迹也许是雀斑。他应该是，哦，也许是 25 岁；他一开始看上去还要年轻点，但是那种效果现在慢慢在消逝。

他的眼睛很有意思。它们朝凯尔看，就好像看透他的身子，似乎他是鬼魂，而不是正相反。它们是蓝色的，那两只眼睛——那种令人吃惊的没有色彩感的蓝色，看上去总是那么不自然，以致你会以为，眼睛的主人一定戴着隐形眼镜。而且，在那双眼睛里有一种东西表明它们懂得的事情比任何 25 岁青年有权利懂得的要多。千秋万代的智慧似乎锁闭在它们里面，多少世纪的知识就在覆盖在它们上面的模糊蓝色薄膜底下。

除此之外，他的容貌很纤细，像瓷器一样容易碰碎；他的手修长，细巧；他的肩膀有点往下溜；他的皮肤除了脸上那些雀斑外，总的来讲是苍白而没有瑕疵的。但是就眼睛而言，你也许不会在街上朝他看第二遍。他只是……一个年轻人。或者一个年轻的鬼魂。或者也许是一个非常老的鬼魂。

“不，”凯尔审视的对象说，他的嘴唇丝毫未动，“我不是任何一种鬼魂。总之，不是这个词的古典意义上的那种。不过现在，由于你显然已经接受了我，那么我们可以开始了吗？”

“开始？呃，当然！”凯尔突然想笑，像一个女学生那样歇斯底里地笑。但他努力控制住了自己。

“你肯定已经准备好了吗？”

“是的，是的。马上开始吧。不过——呃——我可以把这记录下来吗？为子孙后代之类的，你明白吗？这里有一个磁带录音机，我——”

“这种机器听不到我的声音，”另一位说，又一次摇摇他的脑袋。“很遗憾，我只是在对你说话——直接对你。我以为你是明白这一点吧？不过……如果你愿意，那你就记笔记吧。”

“笔记，好的……”凯尔在写字台抽屉里乱翻一气，找到了纸和笔。“太棒了，我准备好了。”

另一位慢慢点点头。“我要讲的故事……很离奇。但是在你所在的那种组织里做事，你不应该认为它太不可信。如果你这样认为的话……那你以后就有大量事情要做：我将要告诉你的所有那些事情的真相到那时候才会清楚。至于你或许会对你那机构的未来产生的任何怀疑——请把它们放到一边去吧。你的工作将继续，将越来越棒。高姆利曾经是头，但他死了。现在你将当头——当一小段时间。你将胜任这工作。我向你保证。总之，高姆利知道的事情一样也没有丢失；真的，已经赢得了许多东西。至于反对党——他们承受的损失，也许他们永远也无法弥补了。至少，他们将要这样。”

当这幽灵说话的时候，凯尔的眼睛越睁越大，身子坐得越来越直。它（见鬼，是他）很了解这个机构。了解高姆利。了解“反对党”，机构里的人都这样称呼那俄国组织。可这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说他们承受了重大损失？凯尔对此一无所知！这个——家伙——是从哪里得到情报的？它究竟知道多少？

“我知道的比你能够想象的还要多，”另一位无精打采地笑着说，“我不知道的事情，我可以着手去知道——差不多任何事情。”

“你明白，”凯尔戒备地说，“不是我对此有任何怀疑——而且我也不怀疑我神志有什么问题——我只是在设法适应，而——”

“我明白，”另一位打断他的话，“不过，如果可能的话，我们就一边说，你一边适应吧。在我将要告诉你的事情里，也许时区会有点互相重叠，所以你也得适应这一点。不过我将尽可能按年月顺序来讲。重要的事情是情报本身。以及它的含义。”

“我不敢肯定我十分明——”

“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你就坐在那里好好听着，然后你也许就会明白了。”